



一个人的旅行(组诗)

□ 后金山

一个人的旅行

女儿问,老爸你说实话
带朋友了没有,我说带了
与另一个自己结伴而行

行囊空空,衣不遮体
挽几座峰,牵几朵云
前世的我在梦里多次邀约
去高原放牧灵魂
一生只需一次踏上天路
云水间,将姓名化作风箏

车过西宁,开始喘气
穿着列车员服饰的美女子
开始介绍天路和紫嘴唇
抗高反的妙药此刻最为招摇
车厢里,有人呕吐
对面的朋友开始吸氧
我聚焦窗外推送的风景
很想扯一把洁白的云

车厢里的人几乎是结伴而行
母女,姐弟,夫妇
我就是我,孤单的一个人
火车穿过格尔木
我才发现茫茫荒野上牦牛是我
羚羊是我,孤狼是我,我已与它
们相融共生
成为高原的一部分

现实生活有太多解不开的死结
天路会帮你解开
无数次白昼与黑夜的轮回
就在奔赴的弹指间
只有打碎了囚禁自我的死局
才能发现生门,一个无限风光
的生门
在流浪西藏的路上
仅此一次碎裂,生门大开
峭壁上的岩羊告诉我
跳与不跳都是险境,人也一样

谷与峰

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条大海的
脐带
喂养着千年尚未出世的神
南迦巴瓦峰,我听见了你的阵痛
你神女般羞怯在云雾中
隆起的胸部已蓄满高原的乳汁
你以母性般的仁爱之光
照耀着高原万物

在峰与谷组合的圣境里
什么样的语言都是噪音
只有神明胎动的声响
从巅峰坠入人心

经幡

稀薄的空气里不缺召唤
在念青唐古拉山口
在羊湖,在布达拉宫
相信风,风的力量抵达骨骼

压低的天空,面孔真挚
当五色经幡与七色阳光融合
你的脚下便开始转动
发出声响的不是风而是灵魂
这种无法遮掩的昭示
撞击内心,归于圣洁
风中的信仰如旗,如火,如雷电
在内心深处重组新生

文成公主

最深的佛法是爱
是和亲之路的万水千山
你丹心如莲,用一身付出
缔结世代平安

你是高原开不败的格桑花
在布达拉宫,在雪域
在人们虔诚的朝拜中
这个夜晚,我走进史诗
在历史画卷里聆听来自大唐的
脚步声
此刻,我明白了那些
转山转水转佛塔的人
因为爱,因为善,因为敬仰
雪域高原的神

纳木措

这一天,你并不平静
走近你好难,我用尽洪荒之力
我好想做你浪尖上的鸟
那么自由自在,聆听你
与雪山的窃窃私语

你是天湖,
洗白了云,洗净了天
你是群山的小妹
是高原的手绢
爱你,可又难接近你

兴许,你的彼岸连着银河
圣洁的浪花只开在云天
你满足了一个人一生的奔赴
从渺小到博大
从现实到虚妄
从肉体到灵魂

野牦牛

荒野上,我看见你
一座移动的山丘
尽管车窗不停地切换我的频道
我还是锁定了你
高原的精灵,野牦牛
你的狂野在我的画框里
鲜活着一串尖叫

我看见你飘动的长毛
开始挥写青藏高原第一行诗
月牙般的犄角蓄满能量
一身黑化作闪电
在可可西里种下惊叹号

你是雪域最为神秘的黑鼠标
点击荒野,高原便开始生动
你唤醒绿绒藓
蹄印闪动着野山最美的眼神

张瑞峰、陈华士,现在的年轻人
肯定不熟悉,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俩可是高邮县城的明星,乒乓球打
得好,人也长得精神帅气。

他俩是当年泰州知青,来到高邮
插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参加扬
州地区乒乓球比赛,原本是泰州少体
校乒乓球队队员的张瑞峰、陈华士、
石红年(女),理所当然地被抽调到县
里集训,而且还被组织上安排到国营
农机三厂(后石油机械厂)工作,稍后
抽调的泰州少体校乒乓球队队员,也
为知青的于世昌,则安排到新成立的
县少体校乒乓球班担任教练。

第一次认识张瑞峰、陈华士、石
红年,是高邮县队迎战来访的兴化县
队那场友谊赛。那时,我刚刚喜爱上
乒乓球,还未进少体校训练。

大约是1971年5月的一天下午,
因高邮没有容纳上百人的乒乓球室,
乒乓球台摆在了县体育场的司令台
上,台下观看人多且视野开阔。我当
时个儿小,硬生生地钻到了司令台前,
以求一饱眼福。

女子团体赛五盘三胜制,我只记

打乒乓球是最喜爱的一项体
育运动。

升初中那年,我去外婆家过暑
假,在外出差的舅舅回到家,神秘地
对我说:“我送你一样好东西,你肯定
喜欢!”说着从包里的夹层中取出个
信封。我连忙接过,迫不及待地打开
一看,原来是一套乒乓球邮票。从这
套邮票中,我知道了:1981年,中国
乒乓球选手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36
届世乒赛上,囊括了全部7个冠军,
创造了世乒赛历史上的纪录。我也
记住了郭跃华、蔡振华、童玲等乒乓
名将。从此,他们成了我的偶像,我
迷上了打乒乓。

刚开始,我请一位木匠师傅根据
邮票上的图案给我用木板锯了个球拍,
用刨子将两面刨光,这个光板子就成
了我的第一个乒乓球拍,我天天带着它
上下学,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
天放学后,总要拉几个小伙伴将学桌
拼成乒乓球台,把长板凳倒下来放在
中央当球网,只要打得快活就行。

后来,学校新建了两张水泥乒乓
球台。刚学会打球的我,心里热得很,
一下课就直奔球台去,哪怕打个分
把钟也是好的;中午,一吃过饭也赶
去打两局;放晚学,更是打到天黑
看不见球了为止;周末,全天候地在
学校打球。上初三那年,教室西边是
我们宿舍,宿舍隔壁是乒乓球室(给
老师打的)。一天晚上,值班老师值
完班,在宿舍门口喊了句:“不要讲
话了,赶紧睡觉!”过了一会儿,我们
听到打开自行车撑架的声音,原来老
师今天不睡宿舍,悄悄回家了。我们
几个乒乓爱好者心痒了,爬起来,用
树条子撬开乒乓球室的后门搭子,开
始了彻夜之战。球打得过瘾了,可
到了第二天下午上课时,瞌睡虫来了,
几

我的乒乓偶像

□ 王鸿

得是高邮的石红年对兴化的黄新因
(扬州地区女子单打冠军);男子团体
赛九盘五胜制,高邮的张瑞峰、陈华
士和查东智(我非常熟悉的老大哥,
参军入伍后转业至上海)对兴化的方
松(扬州地区名将)和戎恒生、戎恒
中兄弟俩。除兴化方松是右手横拍削
球外,其余均为直拍左推右攻打法。
赛前练习,张瑞峰与陈华士的反手推
挡,速度快、来回多,看得我目不暇
接,佩服得不得了。那天的友谊赛,
高邮队虽然输了,但双方队员扎实的
功底、精湛的球技、顽强的斗志,给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难忘。

1972年暑假,我进入少体校乒
乓球班训练后,看见偶像的机会多了
起来。因是县队队员,他俩经常下午
或晚上到县体委小乒乓球室打球,时
而俩人对练,时而与少体校教练于世
昌对抗,时而与县里业余高手孙平

我与乒乓球结缘

□ 高永忠

个打球的一个个眼睛皮瞌瞌的昏昏
欲睡。后来不知是谁实在坚持不住
了,竟打起了呼噜,一下子惊动了正
在上课的老校长。那时的学生单纯,
不经吓,一个个如实交代。老校长气
急了,薙住我们的袂领全都拖到了黑
板前……值班老师也受到牵连,被校
长严厉批评。那次我们被老师、校
长、家长打压得“遍体鳞伤”,初中
阶段的最后一段时光,再也没敢摸
过球拍。

到了师范,我认识了三位校园乒
乓大咖,物理老师郭欣、学生会主席
丁爱军、乒乓球特招生张亮。他们
三人常代表学校外出参加比赛,也
常在校园那棵高大的银杏树前的乒
乓球台上为我们呈现一场场精彩对
决。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乒乓球拍有
直拍和横拍,胶皮有正胶、反胶之
分,发球还分上旋、下旋、侧旋、不
转球等,进攻的方法有推、挡、削、
挑、搓、摆短、提拉、扣杀等。我
立马省吃俭用,硬是抠出一个月的零
用钱改善我的装备,从练习发球开
始——当年与才贵同学站在雪地里
比赛发球,看谁发的球更转、转的
时间更长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然后练推挡、扣杀、拉弧圈……每
次练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我照
样兴趣盎然。

工作后,我一有空就与胖子、六
子、老郑等人打两局,引来学生们的
围观与喝彩。后来我们跟校长建议
弄了个乒乓球室,买了张正规的乒乓
球桌,每天放学后,四五个同事打
个把两个小时的球。

2009年,我调到汉留小学工作,

祥、孙季祥、陈良才、陈国安等过
招。他们打球,我们在一旁近距离地
观看、学习。那几年,凡举办扬州地
区职工乒乓球比赛,他俩都是高邮代
表队的绝对主力,张瑞峰还多次入选
扬州地区代表队。毫不夸张地说,有
了他俩,瞬间提高了高邮县队的乒乓
球水平,影响了许多乒乓球爱好者,
推动了高邮乒乓球运动的开展。他
俩虽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其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我打球时,常常想起他
俩当年的英姿。

伴随改革的春风,张瑞峰、陈华
士返回原籍泰州工作。大约2015
年,无意中看见张瑞峰撰写自己乒乓
生涯的回忆文章,在感动的同时,也
使我联系上了他,并诚邀张瑞峰、
陈华士、于世昌这三位对高邮乒乓
球有过贡献的前辈、少时的偶像,
来曾经挥洒过青春汗水的第二故乡
高邮走一走、看一看、叙一叙。

三位乒乓前辈,偶像如约而至,我
和市乒协副主席郭兆飞、周振林热
情接待。从这一年起,高邮乒协与
泰州老年乒协建立了互访交流比赛
制度。

学校里的金兵、万年、小秋,他们
的乒乓球打得噼里啪啦,水平都在
我之上,我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后
来又结识了万飞、树芳、老孟等一
群球友,天天聚在一起打乒乓,那段
日子身体特棒,也倍感快乐与幸福。
2016年与好客商贾老总金昌明先
生相识,在我的提议下,由金总出
资,学校提供场地,成立了好客乒乓
球俱乐部。我们的活动宗旨是“以
球会友,增进友谊”,常与樊汉、
丁沟、少游等俱乐部进行比赛交
流。我这个俱乐部的“原始股”也
完成了角色的华丽转身,由队员变
成了领队兼秘书长。我们邀请夏军
老师做总教练,训练球员基本功;
邀请市乒协领导王鸿、郭兆飞给球
员鼓劲助威;邀请丁耀飞、赵金龙、
尤琦等球王来指导球员的实战水平。
如今俱乐部老中青阵容强大,寿春、
伟高等老当益壮,文彬、维胜等越
发成熟,锦宇、陈宇等迅速成长。俱
乐部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热火朝
天。每年元旦,俱乐部都要举行新年
排位赛与年终总结会,我也协助金
总连续举办了两届“好客杯”乒乓
球邀请赛和“水韵汤庄杯”乒乓球
比赛,赞助了市第五届电视球王大
赛。我带领好客球员参加了市七运
会乡镇组乒乓球比赛,成绩喜人。获
男团第七,女团第五;文彬获男子
组第四,寿春、树芳获老年组第四
和第七;张青、粉明获女子组五、
六名。

乒乓球作为国球,必须要有群众
基础,方能发扬光大。我将继续发
挥余力,与大家共同努力,不断提升
好客俱乐部的整体水平,助推全市
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卵石记

□ 杨正彬

空气、水、沿途……似乎已经褪去
又似乎,还近在眼前,从未走远

摔打,冲刷,撞击,施加的各种力
棱角被磨平,边缘试探着放下倔犟

图案和花纹,镶嵌天地间的流动
因而,具有缄默的一席之地

温润细腻,柔和光滑,验证着
自由无价,是一个浩大的命题

光阴沉沦,有些秘密纸包不住火
前世与今生,秘而不宣,互不设防

“最好的结局是成为自己的备份”
生存的答案,轻轻的一个触感足
够确定

下饭

□ 汪泰

一棵完整的,不解。国强说,菜不能
整棵拔,只能一片片叶子掐着吃,
叶子掐了,菜还能长,拔了还长什么
呢?我们才知道,冷天里青菜长得慢,
要掐着叶子吃,精打细算,才能细水
长流。这样的菜,能讲究下饭不下饭
吗?

一天我当锅,早上正要上工,邻居
送我们一篮子红苋菜,放在桌上,鲜
活水灵。中午我回来煮饭烧菜,把
篮子里的苋菜倒进锅,翻炒烧汤。一
大斗碗鲜红的苋菜汤搬上桌,诱惑
着我们的口舌。有人问我苋菜洗了
没有,我大惊,说以为你们洗过了,
菜叶上还有水呢。确认没有人洗,
看着红通通的惹人食欲的苋菜汤,
没人动筷子了,只扒干饭。我实在
舍不得,勉强撇了几筷,最后忍痛倒
了,因为苋菜是要浇粪的,想想有点
恶心。洗锅时看见锅底淀了一层泥。

没多久,人不齐了,晚上收工后再
去侍弄菜地的兴趣越来越低,菜地
荒着,吃菜成了麻烦事。就靠去公
社买一点,农民兄弟送一点,有时

生产队里分一点。生产队分的是队
里种的一些副产品,豌豆苗,黄黄
子,山芋,还分过萝卜。

豌豆苗、黄黄子是生产队种着当
绿肥的,春天里,长得茂盛极了,生
产队派人刷一些分给各家,家家都
当宝贝一样做了中饭菜。我们更是
开心,匀着慢慢儿过日子,不管老
与嫩,洗净炒了吃。在没有菜的日
子里,这就是最香最下饭的菜。萝
卜也是很好的东西,一顿饭,一个
萝卜,切薄片,烧一碗汤,吃得很
开心,这也是菜呀!有时在外走路,
忽然发现某一旮旯儿蓬蓬勃勃地
长着一棵又粗又壮无人问津的野
青菜,小心地拔下来,足有半斤重,
下一顿午饭的菜有了,真高兴。

第四生产队,有另一组知青。一个
冬季的晚上,我们去他们屋串门,
谁知去得不是时候。一进门就听
有人在骂:哪个叫你们偷菜的,我
一直跟到这块,你偷菜,我就抱你
们的被!才知道,他们去邻大队知
青处玩,回来顺便在路边拔了人家
菜地里的黄芽菜,谁知被人家发现
追到了门上,要抱他们的被子走。
看闲的人也劝不住,有人喊来了
王支书,支书再三跟人家打招呼,
经过调解,给了人家菜钱,才息事
宁人。差点要写保证书,真丢人。
吃菜,是知青的一个大问题。有
菜便是好,不管下不下饭。

在追求饱腹的年代,下饭是用不着
讲究菜好菜差的。不管是什么菜,
只要菜的口味重,就能多吃饭。即
便是萝卜干子大咸菜,一碗碗干饭,
很快就扒下去了,吃得喷香。

我插队做知青时,虽无饥饿之忧,
但缺少菜蔬是经常的事情。没菜,
只能吃萝卜干子饭,甚至是白米饭。
那时,常为中午饭吃什么菜而烦恼。
刚下乡,生产队划了一块菜地给我
们,有十几个平方,出村向西往大河
边方向不多远。我们看着菜地,规
划了好一阵,七嘴八舌吵吵着要种
什么什么。农民兄弟看着我们,笑
笑说,种菜容易浇水难。我们说,
不怕不怕。于是跟人家铲了一块韭
菜皮,铺好,浇水,撒灰,盼望着快
快长大。种了一些菜秧,期望着菜
能长大上我们的餐桌。一开始,我
们人齐,每天收工回家,有人烧晚
饭,有人去菜地浇水。菜地靠河边,
站在河坎边儿,用些力气,就可
用粪勺舀水浇菜。每次,浇了我们的,
也顺着浇了边上人家的。农民看
到了说,新农民啊,难为你们啦!

菜活了,长大了,能吃了,我们拔
了菜回家。谁知邻居国强把我们
责怪了一通,像你们这样子吃菜,
两顿就拔光了,拔光了吃什么呢?随
后他给我们看他从地里带回家的
菜。都是菜叶,没有